

热历史

花灯璀璨的宋朝元宵节

□刘海永 刘一玮

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，古代称夜为“宵”，故称元宵，又称上元、元夕。因为有张灯的习俗，所以又被称为“灯节”。在古书的记载中，宋朝的元宵节尤为热闹。

灯节：东风夜放花千树

汉代已经基本形成上元张灯的习俗，唐代之始，元宵观灯已经成为普遍现象。唐玄宗以前仅限于正月十五一天，从唐玄宗开始放宽到正月十四至十六日，这几天也成为国家正式假期，各官署都停止办公。

到了宋代，上元节庆时间由三夜进一步放宽到五夜，《燕翼诒谋录》载：“太祖乾德五年……诏令开封府更放十七、十八两夜灯，后遂为例。”从正月十四日开始，直到正月十八日结束。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上元前后各一日，城中张灯，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，起露台，教坊陈百戏。”开封府从腊月的冬至起就开始在大内的前面搭建山棚。到了元宵夜，众多的游人早就拥挤在御街上。御街两侧的走廊上到处是那些有奇术异能的人们在表演，包括人们喜闻乐见的歌舞和百戏。灯山上的彩灯点亮之后，金光灿烂、交相映射，锦花绣结与灯光相互衬托。在宋代的东京城，有人更用轱辘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，用大木柜贮放，按时放下，形成大瀑布状，又用草把扎缚成巨龙，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，远望如双龙飞走，蜿蜒腾挪。朝廷对百姓观灯更持鼓励的态度，规定：凡来御街观灯者，赐酒一杯。

宋代元宵灯节，经典之作是大型鳌山灯组，其构思精巧令人叹为观止。大型鳌山造型通常为一只或数只巨鳌背负山峦，山上苍翠千叠华灯，山石、树木齐备，点缀以佛、仙、神的雕塑、绘画等。山上可容乐工伶官奏乐，山前设有大露台，供歌舞演出或工艺品展示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记载了鳌山灯的庞大规模，灯高16丈，宽365步，中间还有两条鳌柱，长24丈，金龙缠柱。中间一牌上书“宣和彩山与民同乐”。

平时皇帝车驾出行，有红纱贴金灯笼200对，元宵节增加琉璃玉柱掌扇灯。车驾进入灯山之时，御辇院的工作人员在辇前唱着“随竿媚来”，同时皇帝的车子转了个大圈，倒退着行走赏灯。皇帝到达宣德楼时，游人赶紧跑到楼台之下来看。到了三更时分，皇帝要回宫休息，于是一声鞭响，几十万盏灯烛，一时之间全部熄灭。市民们于是往南转移，到大相国寺继续赏灯。大相国寺的大殿前设有乐棚，大殿两廊有诗牌灯，上面写着“天碧银河欲下来，月华如水浸楼台”和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等优美诗句。寺里的灯烛光彩夺目、争奇斗艳，直至天明。

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下了宋朝灯节的繁盛：“诸坊巷、马行，诸香药铺席、茶坊酒肆，灯烛各出新奇。”其中有一家莲花王家香铺的灯火最为出众，又有僧道做道场、打花钹、弄椎鼓，引得游人无不驻足观看。在每一处城门，都设有公家的乐棚，鼓乐歌吹齐奏，“万街千巷，尽皆繁盛浩闹”。为防备小孩儿与家人失去联系，凡是巷口没有乐棚的地方，专门设置了小影戏棚子，吸引小孩子聚集在那里。宣德楼



▲清代花篮灯（资料图）

前的东西横街，有高达数十丈的竹竿，“以缯彩结束，纸糊百戏人物，悬于竿上，风动宛若飞仙”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生动描述了那时的场景。南宋理宗淳祐三年，元宵假期又增一夜，自十三夜起，名为“试灯”。临安的元宵夜，街上人山人海，观灯赏月。游手浮浪之辈，则头戴用白纸制成的大蝉，谓之“夜蛾”，招摇之极。还有的将枣肉和炭屑混合制成小球，通过铁丝悬挂点燃并戴在头上，燃烧时发出光亮，这叫“火杨梅”。有的把“火杨梅”插到跟班儿的头上，或者让跟班儿的头顶着莲花牡丹灯碗。宋代金盈之在《新编醉翁谈录》中说，在元宵节赏灯的时候，京师的妇人把灯球、灯笼，制成枣栗大小，并加珠翠进行装饰，这是宋代最流行的妇女头饰，全城争戴之。

元宵赏灯也是一场狂欢，每一条街道都拥挤不堪，以至于许多人不慎掉落物品，等到人潮散尽，就有人拿着灯去街上寻捡。宋代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载：“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，谓之‘扫街’。遣钿坠珥，往往得之。亦东都遗风也。”《梦粱录》这样记述一晚的繁华：“深坊小巷，绣额珠帘，巧制新装，竞夸华丽。公子王孙，五陵年少，更以纱笼喝道，将带佳人美女，遍地游赏。人都道玉漏频催，金鸡屡唱，兴犹未已。甚至饮酒醺醺，倩人扶着，堕翠遗簪，难以枚举。”

灯谜：拈诗成谜悬灯猜

灯谜又称为“灯虎”“文虎”，所以猜灯谜又被叫作“射灯虎”“打灯谜”。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，而谜语源于民间口头谜语，后经文人加工而成。据说王安石就是一位善于制灯谜的人，他所制的谜语“日字加两点，不作贝字猜”（“贺”字）、“贝字欠两点，不作日字猜”（“资”字），堪称谜之杰作。苏东坡也是一位善于制谜的人。相传，有一次一位朋友请他为一幅画题字，他顺手便在画上题了“虫二”两个字。一时大家不知何意，经过揣摩

才知道原来是“风月无边”四字。“旧籍相传，宋仁宗时……一上元佳节，金吾放夜，文人学士相与装点风雅，歌颂升平，拈诗成谜，悬灯以招猜者。”郎瑛的《七修类稿》记载：“东坡、山谷、秦少游、王安石，辅以隐字，唱和者众，刊集四册《文戏集》。”

猜谜语已成为宋代元宵节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。无论是官员还是文人，都常常以谜语互为戏谑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崇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……毛泮、霍伯丑，商谜。”商谜，旧用鼓板吹《贺圣朝》，聚人猜诗谜、字谜、戾谜、社谜，本是隐语，也就是谜语。当时的商谜场所叫“勾栏瓦舍”。在北宋的开封城，张灯结彩的元夕，民间喜谜者将谜书于纸笺，贴于明亮的纱灯上，供人猜射，射中后有薄礼相赠，自此灯与谜结合，诞生“灯谜”。有好事者“以绢灯翦写诗词，时寓讥笑，及画人物，藏头隐语及旧京浑语，戏弄行人”。从《武林旧事》来看，宋朝在花灯上写谜语，灯谜首次有了文字记载，说灯谜已有800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。

灯盏：民间点灯夜生辉

宋朝的正月十五日夜，民间要点灯盏，俗称“送灯盏”。灯盏有瓷制的，也有面制的。自己家用豆面、玉米面或白面蒸成的灯盏，俗称“灯馍”。高二寸许，上凹，盛以香油或者棉油，红线绳作为灯芯。在十四日夜开始点燃，俗称“试灯”。十五日夜为“正灯”，届时焚香祷告毕，将所有灯盏送放于自家院内院外的水缸、粮囤、房门、墙头、猪圈、羊栏、马棚、牛槽、鸡窝、粪坑、粪堆、厕所、磨盘、碾盘、石滚、井边、树下等，每处均放两个。此时满院生辉，一片光明，灯花起舞，油香扑鼻，它象征着家家到处都有（油）。各家所点灯盏，当晚不收，让其尽油而燃，次日再加油点燃，称“续灯”。一般至十七日方“收灯”。灯节后，所用灯盏如为瓷制，则收藏起来，次年再用。面灯盏，一般自己不吃，都要施与乞丐，名曰：“舍神果”。

元宵节期间，在北方不少地区还用灯盏预测年景，用12只灯盏，放食用油在盏内燃烧，或将面盏放入锅中蒸，视灯盏灭后盏内余油的多寡，或蒸熟后的面盏中的水分多少，以占卜来年12个月份的水、旱情况。用灯盏测水旱，寄托了广大百姓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。

点灯盏时，邻家子女也可悄悄将灯油燃尽的面灯拿走，俗称“偷灯盏”，以此祈福。宋代的《岁时广记》有“偷灯盏”条引用《琐碎录》文献说：“毫社里巷小人，上元夜偷人灯盏等，欲得人诅咒，云吉利。都城人上元夜一夕亦如此，谓之‘放偷’。得趁者尤利，故风俗于此日，不用匙。一云，偷灯者生男之兆。又《本草》云‘正月十五日灯盏，令人有子。夫妇于富家局会所盗之，勿令使人知，安卧床下，当月有娠’。”对于偷灯盏之行为，古人千叮咛、万嘱咐，偷人灯盏，一定不能让人知道，否则就不灵了。

1936年出版的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记载：“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日，谓之灯节……晚上以米面制成之灯盏，添油少许，点放各处，谓之灯盏。儿童辈伺无人时将麦灯偷回大嚼，谓之偷灯盏。意谓此灯系神用之物，食下必能免灾病。”（《北京晚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我军装备的第一部电台

□梅世雄 杨祖荣

“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创于90多年前，依靠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部分俘虏人员。”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华接受采访时说。

1930年年底，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，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“围剿”。“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，取得第一次反‘围剿’的伟大胜利。”时任红三军八师二十二团二连战士的李衍福接受采访时说。

1930年12月底，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9000余人，活捉敌师长张辉瓒。“在这一仗中，我们红三军缴获了18师的电台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李衍福说。

李衍福回忆，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电台是个什么东西，把发报机、蓄电池等全部打坏了，只剩下一架收报机，也就是半部电台，送到红军总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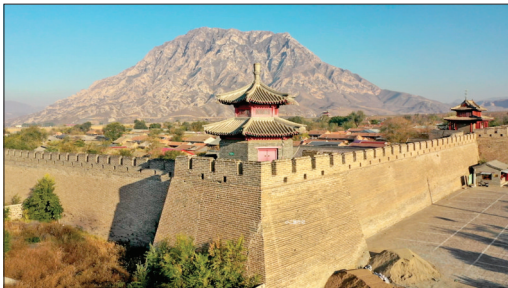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战斗中，王净、刘寅等10多名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，经动员后自愿参加红军。王净成为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。

红军对这半部电台进行试机工作。王净检修机器，刘寅架设天线。不久，经过调试的这半部电台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。

第二部电台接踵而来。几天后，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，红军又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。翟清华介绍，这一次，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，连同6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一并被送到了红军总部。

至此，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。

经过90多年发展，由一部半电台起家的人民解放军通信兵，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（分）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，在作战、训练、科研、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。（《解放军报》）



▲鸡鸣驿（资料图）

“鸡鸣驿”：古代通信系统的标本

在没有电话、没有微信的古代，人们是怎样联络和通信？河北省怀来县的鸡鸣驿可以给出我们答案。

这座保存完好的古驿站，堪称中国古代通信网络的标本，它告诉我们，古人是如何运用智慧和科技，构建起一个高效的“信息网络”。

如果把古代社会想成一个巨大的身体，驿站系统就是它的神经网络。信息像神经信号一样在驿站间传递，送到帝国的“大脑”——都城，或者是“四肢”——边疆。

现代的光纤通信，依赖节点来连接线路，而驿站，就是古代信息传输线路的节点。

我们在看古装剧时，肯定听过，要紧的信息，都得“八百里加急”！但车、马、人都需要休息，毕竟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！而驿站，就是传递信息的人换马、休息的地方。

鸡鸣驿是我们能找到最完整的“古驿站标本”，八百多年前，成吉思汗西征时建立。凭借地理优势，它成为西北进京的第一大驿站，到清朝更是北方第一大驿城。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为信使和驿马提供最大方便。它曾是京城与西北的枢纽，每天都有信使、马匹来来往往。不打仗时，成群的驼队经过鸡鸣驿，穿越辽阔的草原，准备到遥远的欧洲进行国际贸易。鸡鸣驿历经岁月变迁、时光洗礼，默默讲述古人的智慧，告诉我们没有光纤的时代，也能创造出高效的信息网络，联通广袤的疆域。（《中国妇女报》）